

論金文“經雍”當讀爲“經營”

蔡哲茂

摘要：金文中有“經雍”一詞，見於𠩺簋“𠩺（經）雝先王”、虢季子白盤“經纒四方”與晉姜鼎“𠩺（經）雝（雍）明德”。三句用法相近，不應該分訓。自郭沫若起，多訓“經”爲恒，訓“雝”（雍）爲和。“和”先王德，至爲空泛，應當重新考慮其釋義。考察“經纒四方”，與《詩經》“經營四方”用法相同，故“纒”“雝”並當讀爲“營”。“經雍明德”即“經營明德”。“經”“營”均有使某事成就之義。段玉裁云：“引伸之爲經營、營治。凡有所規度皆謂之營。”𠩺簋“經雝先王”應指時王經營、治理先王所留之基業。而“經營明德”則指經營、延續先人明德之意。

關鍵詞：西周；金文；經雍；經營；德

一、金文所見“經雍”異體釋讀考察

金文中有“經雍”一詞，見於以下二器：

晉姜鼎（《集成》2826）：“𠩺（經）雝（雍）明德。”

𠩺簋（《集成》4317）：“𠩺（經）雝（雍）先王。”

晉姜鼎“經雝明德”，郭沫若（2002:229）認爲“經”象機頭經綫形，經者恒也，雝者和也。陳連慶（1986:190）認爲與大盂鼎“敬雍德經”、𠩺簋“經雝先王”相通，並訓“經”爲“常”，“雍”爲“和”，意謂“經常和之以明德”。案：“雍”訓爲“和”，雖已見於故訓，然“和”以明德，已是空泛不知所指，何況𠩺簋“和”以先王，更是不能通讀。

上述兩家，均將“經”作爲修飾“雍”的狀語，顯然有問題。而張政烺（2012:247）指出“經雍”二字皆是動詞，“經”是“循常”，“雍”則懷疑讀爲“擁”，即抱持，即今言“擁護”，意謂遵循常規並擁護先王政令。

劉洪濤（2016:45-49）說法與張政烺近似，同樣讀“雍”爲“擁”。“擁”

字的本義是“抱”，古書中有“抱德”一說。“雍德”即“抱德”。“雍”“擁”“壅”有堵塞、遮蔽、保衛這類意思，“經雍四方”即治理、保衛四方，“經雍先王”即效法、護衛先王，不使先王之國喪、先王之德墜。

除了上述晉姜鼎與趺簋外，虢季子白盤（《集成》10173）“經縵四方”亦與“經雍”問題有關。

虢季子白盤“經縵四方”之“縵”字形作“𦉳”形，郭沫若（2002:225）釋爲“維”，無說。黃傑（2017:67）懷疑是“維”的訛寫。案：金文中罕見從“糸”之“維”字，僅有蔡侯墓殘鐘（《集成》224）尚有二“維”字，辭例不全，簡帛中亦罕見“維”字。是故釋爲“維”不僅缺乏金文中的旁證，加之在後世罕見此字的情況下，實難謂在西周金文中出現從“糸”的“維”字。且無論是蔡侯墓殘鐘或曾侯乙墓竹簡、天星觀1號墓楚簡、信陽1號墓楚簡中的“維”字，都沒有從“攴”的例子。因此虢季子白盤“𦉳”字，不應該看成上“維”下“攴”之構型，而應該將該字的“隻”看成一字，而視“糸”爲訛誤、類化或增繁的新增部件。“隻”字又見季隻簋（《集成》3730）“𦉳”，惜爲人名，難以知其確切意涵。

趺簋之維作“𦉳”，辛鼎“厥家雍德”之“雍”作“𦉳”，晉姜鼎雍字作“𦉳”，其共同特色都是從“攴”“佳”“呂”。而虢季子白盤“經縵四方”之“𦉳”字僅將“呂”換成了“糸”，當爲“雍”異構。

綜上所述，釐清了“𦉳”“𦉳”與“𦉳”之關係，可將趺簋、晉姜鼎與虢季子白盤三器之“經雍”視爲一詞。

二、金文“經雍”舊說辨析

“經雍”二字，均在兩周金文可以找到其他用例以查考其意義。前述引及郭沫若、陳連慶說法，訓“經”爲“經常”，此說在金文中難以找到根據。陳夢家（2004:294）引《廣雅·釋詁》：“逕，迹也。”又引《書·文侯之命》曰：“汝肇刑文、武。”“肇型”與“肇逕”意同，基本仍是取其效法的意思。

彭曦（2003:14）認爲“罔”，同“經”，有效法、遵循的意思。《左傳》昭公十五年：“王之大經也。”注：“經，法也。”句意爲：“現在我遵循你那先祖舊例……”王輝（2003:87）的意見與“效法”說類似，同樣將“罔”讀爲經，但引《玉篇》訓爲“常”，意謂延續。

董珊（2003:44）認爲“經”可能訓爲“念”，主要着眼點是師克盥“克，

余佳（唯）丕（經）乃先祖考”這樣的詞例。因爲先王可以被依循、效法，但若臣子之祖考要被當時天子效法、遵循，則頗爲不辭。因此理解爲“念”，既不會離開遵循、效法意義太遠，也可以合理解釋“丕（經）乃先祖考”。

從上述諸說可以看到，“經雍”含義頗爲模糊，往往需要增字解釋，意思也很難說得通暢清楚。“經”訓爲“循”“常”，放在先王、明德上還可以勉強說通。但“雍”字訓爲“和”，就特別含糊。所以張政烺、劉洪濤將“雍”讀爲“擁”，這個方向應該是正確的，然而“經擁”於文獻無據，缺乏書證，未必不可以有改釋之可能。

三、“經雍”當讀爲“經營”

“經雍”之“經”，意思較爲明確，應當爲延續、取法、遵循一類意思。“雍”字則可以考慮讀爲他字。而古書中最常與“經”字搭配者，往往是“營”。“雍”與“營”之關係，何樹環以前已有文章加以考證：

甲骨文中有所謂𠄎字，又可寫作𠄎、𠄎、𠄎，多用作地名、人名（氏族名）……其中釋雍、宮之說最爲大家所接受，釋雍之說始於吳其昌，他說……。故𠄎、𠄎、𠄎實不當釋爲雍或宮之初文。我們認爲應從屈萬里之說，釋爲營之初文。^①

吳其昌釋“𠄎”爲“雍己”合文是正確的，但是照字形來看，應該要讀爲營己才對，《史記·殷本紀》之“雍己”，是使用了假借字，借“雍”爲“營”。

虢季子白盤中“經縷四方”，其實與《詩經》中習見的“經營四方”相合。《詩·小雅·何草不黃》：“何人不將，經營四方。”《詩·大雅·江漢》：“經營四方，告成于王。”是故虢季子白盤“經縷四方”應該也要理解爲“經營四方”。

“經營”亦有單以“經”字表達者，裘錫圭（2012:107）指出：

《詩·小雅·小旻》：“哀哉爲猶（古與“猷”通），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高亨《詩經今注》訓此“經”字爲“經營”（290頁，上海古

^①何樹環：《說“營”（𠄎、𠄎、𠄎、𠄎）》，發表於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主辦“第九屆中國文字學全國學術研討會”，1998年3月21日。

籍出版社，1980)。“經其猷”之“經”亦可訓“經營”，用法與古書中“經國家”(《左傳·隱公十一年》)、“整軍經武”(《左傳·宣公十二年》)的“經”相似。晉姜鼎銘說“經雍明德，宣却我猷”，意與此銘“啓厥明心，廣經其猷”相近。“其猷”指憲公的謀猷。

“經營”之義可以單用“經”表示，而“廣經其猷”之“猷”指的是憲公自己的謀略，這個說法頗值得注意。就先王而言，可以效法依循爲“經”，就自己的謀略而言，延續執行，也可以用“經”。從“延續”這個概念加以出發，天子“經”臣子祖考，意謂不忘其功勞；謀略可以被“經”指的是計劃可以被長久延續，不使中斷；先王可以被“經”，也是效法先王，使其德業延續，不使中絕。

再簋(《銘圖》5213、5214)有“罔遣姬、遣伯之德言”，張懋鎔、王勇(2010:135)認爲是“遵循先輩的美善德言”，此處的“罔”，當與“經雍明德”之“經雍”意義相同。

謝博霖(2020:203-240)曾指出大孟鼎舊釋“敬雍德經”應重新斷句爲：“命汝召榮，敬雍德罔敏(謀)，朝夕入諫，言奔走。”並將“敏”讀爲“謀”，意謂“命你佐助榮，恭敬於依順明德、經營謀略，並勤於提出諫言，虔敬不懈在公務上”。可知“德”與“謀”，是可以“經”，可以“雍”的。“德”與“謀猷”之關係，可見《禮記·坊記》引《君陳》：“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又如《書·康誥》：“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同理，這裏的“雍”，意思應該與“經”是相近或相關的，“經雍”也應該看成“經營”的意思，亦即將治理某事使之延續發揚之義。

劉洪濤(2016:47)也曾指出過金文“經”“雍”二字意思相近。將“雍”讀爲“營”在音理上也有通讀的可能，最早《銘文選》(1986:21)誤將何尊、大孟鼎之“遷”誤釋爲“壅”，又將“壅”讀爲“營”。他認爲“壅”字右邊的呂是聲符，右下之燕爲意符，取義於燕銜土營巢。《尚書·洛誥序》稱建洛邑爲“營”，可知壅宅之“壅”應讀爲營成周之“營”，壅宅即營宅。《尚書大傳》載周公攝政後“五年營成周”，與後文“惟王五祀”相合。寇占民(2010:241)跟隨馬承源說，同樣釋爲“壅”，讀爲“營”，並進一步說解其音韻關係，其云：“壅爲影紐東部字，營爲余紐耕部字，音理可通。”東部、耕部音近，《爾雅·釋詁》：“關關嚶嚶，音聲和也。”“嚶嚶”，《文選》注引作“關關嚶嚶，聲之和也。”“嚶”从雍得聲，影母東部。“嚶”爲影母耕部。天星觀簡“𪔑羣”，“𪔑”疑讀作“嚶”(何琳儀，1998:404)。《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倉頡篇》：“嬰但搶援。”“嬰”可讀爲“綦”。(白於藍，2017:1161)《方言》卷三：“鋌，空也，語之轉也。”何九盈(2006:60)曰：“鋌，耕部；空，東部。二字韻相近。”

然而寇占民（2010:240-241）也認爲讀爲“營”，置於大孟鼎銘文“極穢遷自卬（厥）土”一句中語意不通。總而言之，馬、寇二家說法，從一開始就出現錯誤，即使後來的通讀有其道理，整體的訓解仍難以令人信從。

何尊、大孟鼎之“𠄎”字釋爲“遷”，已有定說。其構形雖從“𠄎”，但其他部分與“雍”關係不大，也無法解釋。不過其指出“壅”可讀爲“營”之意見，仍有值得參考之處。

順此，大孟鼎“敬雍德丕敏（謀）”，應該要將“經”與“雍”看成義近或義同，也就是經營德行與謀略。“雍德”在西周中期辛鼎（《集成》2660）銘文有辭例如下：

辛作寶，其亡疆，卬家離值（德）。竊用聶卬（厥）劓多友，多友釐辛，萬年佳（唯）人。

“離值”即“雍德”，徐難于（2009:12）認爲：

“離德”一詞，不見於傳世文獻，然而傳世文獻中不乏與“離德”類似的詞語，所以我們對“離德”一詞的理解，必須聯繫傳世文獻的類似詞語。涉及德的行爲動詞，周銘的“經離”與文獻的“經”最爲近似，可是有些學者未曾注意到這一點，所以對周銘的“經離”多有誤釋。周銘有“經離明德”“經離先王（德）”類語例，先秦文獻中的類似語例，《尚書·酒誥》有“經德秉哲”，《孟子·盡心下》作“經德不回”，趙岐注“經德不回”曰：“經，行也”，陳初生則認爲“經，行也。引申爲遵循。”證以《左傳》，陳說可信。《左傳》哀公二年載：“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其“經”與“順”“從”顯然屬近義互文，“經德義”即爲“順從德義”。而“經德”與“經德義”爲相同詞語，因此，“經德”即遵循德、順從德。《詩·小雅·小旻》曰：“匪大猶是經”，此“經大猶”與《文侯之命》的“率從謀猶”，周銘的“離我邦小大猷”爲類似語例，其“經”“率”“離”皆有遵循、順從之義。由此可見，周銘之“經離”當屬近義連文，這一構詞現象無疑表明“離”有遵循、順從之義。既然如此，那麼“離德”即遵循德、順從德。

徐難于指出“經離”屬近義連文，是正確的看法。但認爲“離”有遵循、順從之義，“離德”即遵循德、順從德，則顯得不够全面，無法兼顧金文其他詞例。因爲𠄎簋的“先王”與晉姜鼎的“明德”猶可遵循，但虢季子白盤的“四方”便不是可以遵循、順從的對象。

故“經雍”可以有依循之意，則經德、雍德、經雍明德皆謂同一事。然而此處需要考慮虢季子白盤中的“經縷四方”，四方如何能够被遵循？這不得不尋求解釋。

《詩·大雅·江漢》：“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鄭箋曰：“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之叛國，從而伐之，克勝，則使傳遽告功於王。”“復經營四方之叛國”，意謂征伐四方，因爲征伐四方即需要奔走赴命，也有奔走的意思。《詩·小雅·何草不黃》：“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詩·小雅·北山》：“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這兩首詩中的“經營”即有經略、征伐與奔走這類意思。虢季子白盤中的“經縷四方”，上下文都與軍旅行役有關，應該與上引三詩“經營”意義相近或相當。

這裏“經縷四方”可以說是征伐四方，相對而言也可以看成是使四方遵循。師寰簋（《集成》4313、4314）在述及淮夷罪行時有：“弗速我東國。”經營、經雍四方，非謂遵循、延續四方，而應該是使四方遵循、聽命之意。

《國語·楚語上》：“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吾子經營楚國，而欲薦芟以干之，其可乎？”經營楚國是替楚國謀劃，而非治理楚國。

綜上所述，“虔夙夕夷（助）我一人，雍我邦小大猷”（毛公鼎）、“虔夙夕夷（助）雍我邦小大猷”（四十三年逯鼎）與“命汝夷（助）雍我邦小大猷”（元年師匄簋），三句句式相同，“雍……猷”當讀爲“營”我邦小大猷，“經”“營”義近，也相當於“匪大猶是經”“廣經其猷”中“經……猶”的意思。

回到鞅簋“丕（經）雖先王”、虢季子白盤“經縷四方”、晉姜鼎“丕（經）雖（雍）明德”，三句中的“經雍”當讀爲經營。“經營先王”意謂繼承秉持先王之明德，“經營明德”則爲繼承並秉持明德。至於“經縷四方”即爲謀劃四方之事，是從“繼承”“秉持”，使之不墜的意思引申出“謀劃”“奔走”之義^①。

四、“經德”相關問題

^① “經營”“經雍”有“繼承”“秉持”這類使之不墜失的意思，在後來的文獻中也有一些殘迹，如《墨子·天志中》：“欲人之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也。”馬楠（2011）論及《清華簡·皇門》“輔余于險，營余于淒，毋作祖考羞哉”，引及孫詒讓說，認爲清華簡《皇門》與《墨子·天志中》的“營”字爲“經護”。

此外，東周金文有“經德”，如下例：

者汜罍（《集成》120-132）：汝亦虔秉丕涇（經）德。

齊陳曼簠（《集成》4595）：肇（肇）董（勤）經德。

“經德”一詞，在文獻上僅見於《書·酒誥》：“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此處“小民”問題較大，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王告康叔以察昔殷先賢知王所畏天明命，下及小民，惟行其德、執其敬。”（孫星衍，2003:378-379）在這裏殷先哲王是畏天顯與經德秉哲之主語，但小民則無着落，故孫星衍將“小民”解讀爲“下及小民”不確。

屈萬里（1983:162）可能也注意到這裏有斷句問題，將其斷爲“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這就讓殷先哲王保持爲迪畏天、顯小民與經德秉哲之主語。案：“天顯”是否能拆分，恐怕還有問題。因“天顯”於《尚書》出現三次，《書·康誥》：“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書·多士》：“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在這兩例中，“天顯”應爲當時常用語，分拆的可能性不大^①。

回到“經德秉哲”，“經德”與“秉哲”對文，“經”有念義、循行義，與“秉”同樣是“德”“哲”的動詞。者汜罍“汝亦虔秉丕涇（經）德”，“丕涇（經）德”是“虔秉”的受詞^②。齊陳曼簠“肇（肇）董（勤）經德”，“經德”亦當爲“肇勤”的受詞，即恭敬、秉持常德。雖然與“經雍”“經營”有關，但是由“經”字延伸而來，與凝固成詞的“經雍”“經營”用法上仍有不同。

最後，西周金文的“丕（經）雝”，可以連用，亦可以單用，到了東周金文之後，“經德”凝固成詞，表示“常德”。《左傳》哀公二年：“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耻，在此行也。”其中“經德義”可以是遵循，也可以理解爲經營，正如“明德”可以被經營。劉源（2004:285-290）曾經指出，西周金文中的“德”，並非今日泛稱的道德，而是政治品行、政治作爲。易言之，即政治上的典範，“帥型祖考之德”“範圍伯大師武”都與“經營明

^①我懷疑這裏“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中的“小民”爲“民祗”的訛誤，因民、氏字形相近，又因“小民”是《尚書》常用語，可能產生傳抄訛誤。王國維（1996）曾指出《書·多方》“惟爾殷侯尹氏”當爲“惟爾殷侯尹氏”。可知《尚書》中，民、氏相訛並非孤例。

^②何琳儀（2013）認爲“涇”從“汜”、從“丕”，爲“汜丕”合文，但又把合文的兩字一屬上讀，一屬下讀。強運開（1986）又將“不汜”讀爲不墜。案：“汜”字構形意義不明，但將合文分拆屬上下讀，亦不合理，待考。

德”是類似的話語。正因爲是具體的政治表現，才得以被念、被遵循、延續治理。

參考文獻：

- 白於藍 2017 《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建人民出版社。
- 陳夢家 2004 《西周銅器斷代》，中華書局。
- 陳連慶 1986 《〈晉姜鼎〉銘文新釋》，《古文字研究》（第13輯），中華書局。
- 董 珊 2003 《略論西周單氏家族窖藏青銅器銘文》，《中國歷史文物》第4期。
- 何琳儀 1998 《戰國古文字典》，中華書局。
- 何琳儀 2013 《者刃鐘銘校注》，《安徽大學語言文字研究叢書·何琳儀卷》，安徽大學出版社。
- 何九盈 2006 《中國古代語言學史》（新增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
- 黃 傑 2017 《〈尚書〉之〈康誥〉、〈酒誥〉、〈梓材〉新解》，武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 郭沫若 2002 《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科學出版社。
- 劉 源 2004 《商周祭祖禮研究》，商務印書館。
- 劉洪濤 2016 《釋號季子白盤的“經緯四方”》，《中國文字研究》（第24輯），上海書店出版社。
- 馬 楠 2011 《清華簡第一冊補釋》，《中國史研究》第1期。
- 馬承源 1986 《商周青銅器銘文選》，文物出版社。
- 彭 曦 2003 《逯盤銘文的注釋及簡析》，《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期。
- 強運開 1986 《說文古籀三補》，中華書局。
- 裘錫圭 2012 《戎生編鐘銘文考釋》，《裘錫圭學術文集》，復旦大學出版社。
- 屈萬里 1983 《尚書集釋》，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 孫星衍 2003 《尚書今古文注疏》，中華書局。
- 王國維 1996 《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後的講義》，清華大學出版社。
- 王 輝 2003 《逯盤銘文箋釋》，《考古與文物》第3期。
- 謝博霖 2020 《大孟鼎銘文“敬雍德經敏”新斷讀》，《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第38期。
- 徐難于 2009 《〈尚書〉“雍”與金文“誰”義新解》，《中華文化論壇》總第61期。
- 張懋鎔 王 勇 2010 《遣伯盥銘考釋》，《出土文獻》（第1輯），中西書局。
- 張政娘 2012 《周厲王胡簋釋文》，《甲骨金文與商周史論集》。

On the Reading of Jingyong(經雍) as Jingying(經營) in Bronze Inscriptions

Cai Zhemao

Abstract: In bronze inscriptions the word Jingyong(經雍) appears in FuGui(趺簋): “𠄎(經)𠄎先王”, Guojizibo Plate(虢季子白盤): “經纒四方” and Jinjiang Ding(晉姜鼎): “𠄎(經)𠄎(雍)明德”. Since the syntax of these three sentences is similar, their explanations should not differ. Starting with Guo Moruo(郭沫若), Jing(經) is explained as Heng(恒), and Yong[𠄎(雍)] as He(和). “和”先王德 is too vague, one must re-examine its interpretation. Considering that in *Shijing*(詩經) the sentence “經營四方” has the same syntax, “纒” and Yong(𠄎) should be read as Ying(營). “經雍明德” means “經營明德”. Both Jing(經) and Ying(營) have the meaning “to bring something to completion”. Commenting on Ying(營), Duan Yucai(段玉裁) writes “by extension means Jingying(經營) ‘to manage’ and Yingzhi(營治) ‘to bring under control’; everything that is regulated is called Ying(營)”. “經𠄎先王” in FuGui(趺簋) must refer to the management, by the present ruler, of the foundation established by his ancestors, while “經營明德” refers to the control and continuation of their virtues.

Key words: Western Zhou; bronze inscriptions; Jingyong(經雍);
Jingying(經營);
De(德)

(蔡哲茂,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台灣 11529)

